



鮎埼亭集外編

卷十二傳
卷十三廟碑
卷十四祠堂碑
卷十五雜碑銘

第五冊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傳

吳職方傳

吳職方祖錫字佩遠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浙之嘉興縣人也吏部文選郎昌時子而爲世父貴州按察使昌期後職方旣貴公子婦翁則少詹事徐汧也資地鼎盛才具尤軼羣顧瞻咳吐令人自廢尤喜結納豪俊爲友朋謀急難一麾千金曾無吝色時中原大亂東事又急職方思有所以自見劍客土豪無不攬結講求出

奇應變之學又料京城必危而思預儲勤王之旅欲身
任浙西以浙東屬之許都然約未定其父吏部之禍作
吏部故東林復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門下士也居
吏部要地時昕夕出入首揆門頗任喜怒以持銓事遂
爲祁公彪佳所糾適延儒寵衰思宗震怒親訊於中左
門嚴刑拷訊論死資產入官時許都以亂死忌吏部者
欲并陷職方於其內以盡之徐尚書石麒力持之得止
職方家旣落痛心父難思所以幹蠱而廟社旋亡益不
自得江南建國甫一年又破時職方資產四萬在嘉興
庫中令其客經營出之降將陳洪範方下江南參預軍

事職方舊與善洪範謬爲矢天言其降出於不得已倘
得閒必不肯負故國職方大喜曰將軍能爲姜伯約吾
當任餉卽以四萬資產與之洪範旣得金寶無意易轍
也而開薤之令下職方跳身去於是狂走南抵滇中東
之海上以及諸山寨水船中如醉如魔總求一得當以
自慰而不知天命已去空爲愚公之移山而已未幾當
道刊章名捕四出蹤跡一子瘐死獄中妻徐氏挈家轉
徙無寧日然職方展轉柳車複壁之間旣以好義知名
故亦多出大力以護之者浙江提督馮源淮爲故相馮
銓子以所親爲都將職方深結之一日遇華亭徐副院

孚遠於蘆中與之偕歸副院故完髮居然前代衣冠也
閩巷人稍籍籍源淮聞之驚懼卽遣都將至職方家緝
之職方迎謂曰有一偉人在此足下願見之乎都將曰
吾故以是而來莫妄言乃故談他事良久徐屏左右入
密室都將見副院再拜曰幕府有危機公宜速去是夕
都將以舟送副院而告源淮曰無有蓋職方之受欺罔
如洪範輩雖多而時或以獲濟滇之亡也鄖陽十三營
尚保殘寨職方重趼赴勸其出師撓楚以救滇十三營
已衰困不能用職方思入緬甸道阻乃還天下大定遂
無所往然終不肯歸老南康宋之盛亦遺民也歎曰斯

人東西南北所至栖栖孰知其胸中大志有百折不衰
者已未卒於山東膠州遺命不必歸附卽葬於大竹山
中其在滇時嘗任職方郎中云婦弟徐徵君枋以父死
誓不入城居山房者四十年其與職方形跡不同然交
相重徵君每語及之則曰劉越石之流也嗚呼職方遭
君父之變流離顛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

徐都御史傳

徐都御史孚遠字闇公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太
師文貞公之族孫而達齋侍郎裔也崇禎壬午貢士方
明之季社事最盛於江左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夏公

葬仲陳公臥子何公慤人與公又社中言經濟者之傑也時寇禍亟頗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欲爲勤王之備陳公任紹興府推官公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何公上疏薦之而東陽激變之事起陳公心知都無他乃許以不死招降之大吏持不可竟殺都旣殺而何公疏下已召之公貽陳何二公書曰彼以吾故降耳今負之矣故陳公雖以功遷給事而力辭不赴馬阮亂南都尤惡幾社諸公乃杜門不出南都旣亡夏公起兵公贊之閩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公肯堂薦晉兵科給事中閩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錢

忠介公方自浙奔閩相見於永嘉慟哭忠介復拉公同行會監國至再出師公周旋諸義旅閒欲令協和共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之徒不聽公勸忠介以早去時諸軍方下福寧圍長樂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公言公復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已而鄭彩弟兄累畔換忠介貽書於公服其先見卒以憂死然公雖告忠介以引身而其栖栖海上卒亦不能自割特其來往風波之間善於自全則智有過人者監國自長垣至舟山公入朝從之時寧紹台諸府俱有山寨以爲舟山接應柴樓最與舟山聲息相近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地之士

多往依焉遷左僉都御史辛卯從亡入閩時島上諸軍盡隸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業入南監嘗欲學詩於公及聞公至親迎之公以忠義爲鏃厲延平聽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諮而後行戊戌滇中遣漳平伯周金湯間行至海上晉諸勳爵遷公左副都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入安南安南國王要以臣禮公大罵之或曰且將以公爲相公愈罵國王歎曰此忠臣也厚資遣之卒以完節還公歸有交行詩集明年延平入白下不克尋入臺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飭巾待盡未幾卒於臺灣閩中自無餘開國以來臺灣不入

版圖及鄭氏啓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避地往歸之而公以江左社盟祭酒爲之領袖臺人爭從之遊公自嘆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至今臺人語及公輒加額曰偉人也公一子鄭氏內附扶柩南還未幾其子餓死故公海外集佚不傳嗚呼明季海外諸公流離窮島不食周粟以死蓋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幾社殉難者四夏陳何三公死於二十年之前公死於二十年之後九原相見不害其爲白首同歸也蛟門方修縣志以公有柴樓山寨之遺來訪公事先贈公會預公山寨中知之

最詳予乃序次而傳之

推官溫公傳

公名璜字寶忠浙之烏程人也大學士體仁族弟生二月而孤太孺人陸氏撫之破屋一間無帷帳君姑沈老病且餓同坐臥一板箱種火煨粥以爲食教公讀書姑卒哀毀如子而公所業亦成天啓七年有司聞於朝詔旌其門又一十八年爲崇禎癸未公成進士方體仁之貴也門生屬吏附之者如鶩內而九列外而開府監司指顧可得而公夷然自守反與東林諸公結契名在復社第一集其舉丙子賢書以待母不上計體仁死其家

有潤仁者鄉舉拆糊名得之相顧曰此烏程家也置之副科而公無以此指之者論者以比之史氏彌堅彌鞏然公於體仁落落而閣訟事則頗不以復社之言爲當方南都以防亂揭逐阮大鍼公曰阮大鍼爲真小人錢謙益則僞君子真者易知僞者難測斯人得志卽小臣亦當裂麻爭之況同僚耶時人不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言之中也其成進士也年已六十出吳給事甘來門吳甚重之釋褐得徽州府推官甫之任而國難作恆引佩刀歎曰此身終當付汝又一年南京破徽之紳士金侍郎聲起兵公竭蹶助城守而降人黃澍爲反閒引

王師入公與其孺人茅氏呼其十四歲女則方熟睡問
曰何爲呼我茅曰死耳公與茅引以繩扼之而絕孺人
亦死公拔刀自刎公初名以介字於石祈夢於于忠肅
公祠忠肅入夢爲之改名遂從焉陸孺人有家訓行於
世子嘗與明史局諸君言謂明宰相中如江夏賀公高
陽孫公輩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
顧文康公會孫延安推官咸正錢塘知縣咸建暨弟舉
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達天遴江陵張文忠公孫侍郎同
敞蒲州韓公從孫歷城知縣承宣青州兵道昭宣餘姚
孫文恭公孫相國嘉績長山劉公子都督孔和嘉善錢

公子吏部棟從子職方旃長洲文文肅公弟舍人震亨
子乘嗚呼盛矣烏程溫氏有推官非親支要亦宰相家
兒也華亭徐文貞公族孫中丞孚遠亦以從亡完節終
於海上而溫之死尤足爲其相君一洗門戶之玷是皆
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方擬作明九相國世臣傳以昭
故國之喬木而未及因先作推官傳

胡吉雲傳

胡守恆字見可別字吉雲南直隸舒城人也至孝父邁
厲疾守恆匍匐五祀列祖前願以身代父恍惚中聞有
告之曰爲汝子解汝厄瞿然汗下而愈成崇禎戊辰進

魚... 卷一
士授湖州府推官湖州於浙西俗最惡守恆至紳士不敢干以私德清令貪而復巡按以私屬守恆令乃納金於饗詭稱食物以進守恆發視還之卒令移病去甲戌新令以推知入選侍從守恆治最擢編修乙亥詔令五品以上保任可知府者一人翰林科道保任可知州知縣者一人而守恆以舒城學官孫士英上得知深州士英上海人也後以城守死節戊寅充皇太子講讀官上嘗召見太子守恆從因取章奏命以條析稱旨上曰髯講官有用才也既一年當更直上命勿易辛巳以葬母歸時流寇充斥江北連歲不登守恆請於漕督史公可

法以庫金告糴楚中而令飢民結義旅以拒賊會獻賊合五營兵大至知縣王道光時已丁艱幸謝事不復問參將孔庭訓孱甚麾下亦無兵或勸守恆挈家入京不可集縣人議城守衆推守恆主兵舒城學官楊廷璧者江都明經奮然請助城守且曰公爲張巡吾爲許遠萬一不濟以死繼之壬午正月賊盡銳攻以洞車穴城穿者數處守恆輒堵塞之以火油灑賊賊多死賊射書曰不下吾且掘爾先人墓亦不顧賊購守恆甚急而城中人心愈固乃孔庭訓竟迎賊城陷或曰薙髮可遁守恆斥之被執不跪賊以刀剗其膝鏃以矛罵不絕口洞宵

而死弟守初從兄守身守素守已守懸從子永禧永躍永翼永祐同死幼女許張氏坐閨中痛哭賊慰之愈罵亦被支解永禧妻吳氏守恆妹適金氏從女適江氏者皆死舒民感守恆義或匿其父走金陵仍竊其尸坎而埋之漕督以聞詔贈少詹諡忠節而廷璧亦與其子濟之同死廷璧字荆璞

夏萬亨傳

夏萬亨字元禮別號葵南南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也登萬曆戊午科釋褐婺源教諭厲士有方學政大起歲大禱捐捧設糜以食飢者守令以下爭和之全活甚衆

案明史諸書皆言守恆諡文節明世宗林必諡文蓋此誤也至守恆亦明史言之甚略惟計有奇明史北略盛傳其忍據余瑞紫流賊陷廬州記其事俱得之目睹則言守恆時守恆亦出殺于城南三里蓮花塘中疑所記較真可信

陞知西平縣事是時兩河為盜窟郝良貴房星袁營曹闖環列山澤所過城邑無不摧殘萬亨築堤治郭練兵保甲為禦賊計至悉居民安堵三年調知夏縣縣泮被兵民無寧宇萬亨內以德綏民外以誠感賊有鈔掠城下者單騎開門諭之或不聽命則曰寧殺我母殺我百姓也賊相顧驚異稱為好官不殺一人而去署永城縣總兵劉超用威凌厲萬亨抗不為屈已而超叛殺都御史王漢河南震動朝命督師丁啓睿帥軍討之諸道兵集者數萬軍需器械悉萬亨轉輸不絕超既伏誅幕府以功上薦天子嘉之命行勸農副使事踰年京師失守

萬亨北向慟哭曰臣當從死顧有八十老母從皇上乞身空門奉老母天年耳遂奉母歸南都卽位以萬亨諳中州情勢使逆太后於河南復命擢江西布政使先是萬亨至中州有豪右恣爲不法萬亨聞於巡按御史賓之理至是嗾諫垣劾萬亨以縣令不當超擢藩司乃改按察司僉事分巡南瑞時國步方艱旣給贏十之一以詰務爲整暇威愛兼施初至給兵餉旣給贏十之一以詰吏吏曰此故事公所當有也萬亨正色曰侵奪軍資豈我所爲況今何時乎立命補給保寧王駐南昌家人豪橫不法萬亨執而笞之王府羣隸大噪皆持白梃圍萬

亨署南昌士民數萬趨王府謂柰何殺我夏公焚門而入巡撫都御史下令戢之不聽王懼急請萬亨萬亨至則曰夏公無恙我輩何爲時在任未三月也陞按察使兼右布政使事兼縮七印南都陷萬亨奉母至撫州屬門人之爲臨川令者將返南昌南昌亦陷萬亨與臨川艾命新艾南英奉益王倡義降帥金聲桓招之不應提兵卒至城潰被執聲桓猶欲降之萬亨賦絕命詞見志遂遇害於建昌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其母以少子得全歸里

石隆傳

石隆字映崑陝西三原人也負奇畧喜讀孫吳兵法賊陷潼關徒步入京陳恢復三策當事者不能用甲申京師陷鬱鬱抱恨而死其入京時有詩曰從來趙括易言兵寇盜於今盡據城幾點烽煙銷漢壘萬家風雨泣長平將軍格鬪徒持戟文士空談欲噉名密邇晉陽憂不細誰能先立亞夫營手排雲氣謁青旻閭闔門前虎豹蹲直節何時酬古道危言先已見疑人春風習習搖花面好雨醞醞墊角巾數欲請纓還自笑書生無夢到麒麟西京文字託幽深仙掌垂旒橫玉簪詞賦幾人凌八代畫師原自重千金滹沱河畔濃陰合萬壽山前曉月沈彩筆欲投良可惜從容抱膝續高吟

周之藩傳

周之藩者字長屏不知何許人也崇禎中曾爲福建參將乙酉進前軍都督府總兵官時方大舉出師詔之藩以所部由汀州出直抵南昌遙授御營右先鋒永勝伯鄭彩節度已而不果封福清伯延平失守之藩踉蹌趨扈追兵旣急大聲呼曰吾大明皇帝也亂兵爭前執之知其非是羣矢集如蝟遂死時方大暑羣屍臭腐蟲出之藩攤屍五日玉色瑩然

宋菊齋傳

菊齋高士宋龍字子猶明南直隸崇明縣人也沈靜博
雅有深識補諸生師事婁東張南郭其時南郭方主聲
氣之席四方贊幣日走其門溫卷如山獨菊齋至講名
理商經術而尤畱心於救世之學南郭重焉菊齋既不
求聞於世世亦竟無知菊齋者獨錢忠介公一見奇之
置之門下上座謂當與崑山歸莊相伯仲未幾大亂菊
齋遂邁奇疾狂走信足奔迸塵霧杳冥一往不顧其所
嬉遊怪怪奇奇人莫測也老親在堂二子幼皆不能治
其疾乃恣其所之而菊齋泛海至浙中張閣部客之使
爲其孫茂滋授經則菊齋之病愈矣菊齋在舟山數年

海上諸公其唱酬風雅雖在流離猶有承平故態皆重
菊齋而辛卯之禍作凡平日所還往者皆死菊齋奔跳
絕島中重趼達吾鄞以茂滋在鄞囚中也乃與汝都督
應元陸處士宇燦等百計出之祝髮以返里門則無家
可歸矣方旁皇里社閒而閩師入江樵蘇四出菊齋大
爲所窘幾不免張侍郎蒼水在軍中識之曰宋先生也
乃得脫侍郎爲作詩慰之因遷居太倉以岐黃之術自
給其道大行於吳門練川鹿城之間或戲之曰先生邁
疾久今乃能泊疾耶菊齋天性誠篤跬步不敢違禮對
妻子如嚴賓事親死生不懈父死旣葬倉卒未耐影堂

列木主寢室中斯夕必焚香叩首遠行必告起居出入
警凜稍不自安矜諸夢寐蓋至性通於神明也其子姓
以訖僕隸無不化之言語响煦令人不飲自醉故人自
遠方來者雖食貧必傾囊贈之其寓鄞居陸氏湖樓中
先族祖木翁葦翁先贈公皆與之厚湖上人無大小皆
呼之曰宋先生而歸莊亦起兵不遂放浪湖海終稱完
節時以爲錢門三傑先贈公曰菊齋與人居未有訛議
之者蓋其言行若著蔡一本於誠使世有大儒如溫公
必將收之高座而其大節則又人所不能盡知也予觀
南宋遺民不得列於宋史而百年以後潛溪諸公發其

隱德嗚呼如菊齋者詎可使其湮沒無傳哉

陸雪樵傳

前代故家遺俗之盛莫有過於吾鄉者也星移物換之
際其爲喬木增重者一姓之中大率四五人不止高曾
規矩可以想見湖上陸氏所稱四姓之一也吾得殉國
者二焉大行文虎先生死於刺觀察周明先生死於逮
得殉父者一焉隱君雪樵先生死於兵又得高士者一
焉則觀察之弟春明先生也嗚呼百六之厄乃反爲王
謝世譜之光悲夫雪樵名崑字萬原鄞人觀察之族孫
也其父淳古翁善畫能得文章家三昧而非屑屑繪事

者流雪樵幼而工詩補諸生丙戌以後自以世受國恩不肯復出試於布政司淳古翁曰善乃放浪爲詩人時春明方舉汐社故事於湖上故錦衣青神奈公生生自燕來黃山宗正菴蛟川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少觀日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以大節古誼交相勸語者默者流觀典冊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詩其時評雪樵之詩者以爲吐棄一切古穆如彝尊雪樵之去春明僅一巷而與正菴爲比戶其唱酬爲尤多桐城方子畱畸士也由春明以交雪樵相得甚驩遂居其湖樓中

已而奉其父僦居東臯之殷隘己亥海上師大舉游兵至於鄞之東鄙四月諸盜亦乘閒竝起亂兵猝至索餉欲執淳古翁爲質雪樵頓首請以身代其父得釋而餉終不副雪樵死之時年二十有七嗚呼雪樵束修厲行力固逸民之操以養其父而卒不克蘭摧玉碎可爲傷悼然而忠孝足以不朽矣前輩董丈允瑄嘗欲爲作傳而不果其旣於今湖上七子之風流已盡而雪樵尤爲湮晦予求其事亦有年矣卒不能得其詳聊識其大畧以俟世有杜清碧其人者

陳仙傳

嗚呼古者振奇之士挾其有用之才時移勢去無所於試其氣蓬蓬汨汨鬱而不化則或出於詭怪之途不可以常理繩梅子真之在漢姚平仲之在宋後世以爲異聞近世則陸麗京鄭玄子一往不返予生平不喜神仙之說以爲諸公者何必長生久視要其丹心未死自當旁魄天壤而閒或出此則大造位置之奇也吾鄉陳先生王賓字天倪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也少負異稟詩文書畫無不入妙然尚未爲諸生也其性高伉不肯一毫挫於人甲申之變先生號咷於野或解之曰天末書生需次祭酒弟子耳故國之痛不亦過乎先生不答當是時大江以南頑民未盡向化而餘氛在翁洲其去定海尤近不逞之徒旁午錯出風波所震猿鶴皆驚先生旣不就試遯跡山中怏怏不自得忽有一道士過之曰吾子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以藥有急而用之語畢竟去先生亦不以爲意度其藥閣中未幾時果當厄因念道士言雖未可信姑試之則神効乃稍稍習之已泠泠然輕舉矣又念當此身世良不如長往但未知何所向須臾見洞天瑤草非復人間道士緩步而出握手笑曰此羅浮也當與君居於此顧先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顛水澁之

聞消息屏絕以為死矣一日先生忽降於其里人之庭呼其友來前空中作書告以道士顛末且曰吾不欲以出世之面目來歸里巷但蹤跡不可不自耳於是其家始大驚是時計先生之年猶未踰三十也嗚呼如前此數公者大率皆身預廟社之閒否則尊艾耆宿所圖不遂振衣千仞亦固其宜至如先生之布衣年少則芳蘭之未茁其芽故國故君竟亦何涉而乃以此為柴桑之變局則又一奇也先生所作詩畫至今里中有藏之者呼為陳仙人墨跡云

李梅岑小傳

李國標字君龍別號梅岑浙之奉化縣人也高材博學顧耿介絕俗雖前輩薦紳先生非深知之者不往見嘗客天台陳公寒山見其文極賞之及晤其人喜曰李生胷中有奇氣其足重者非徒以文累試布政司不售晚以明經入太學改步之際始以鄉貢進士入官而事遽去累遭挫折然終不屈自此益不肯妄見一人鄞都御史林公璽菴嘗訪之麥飯葱湯相對話故國事次日與其遊山賦詩感慨已而鄞高公宇泰仿汝社例舉南湖耆舊之會慎選遺民稍有可議者輒弗得入共得九人故戶部徐公振庸最長太常王公玉書次之然皆曰安

得梅岑來社中吾輩當讓之爲祭酒乃相與迎之以病辭不至時往來六詔三石山中樵子牧豎皆知爲李先生也以壽終所著集李鄴嗣爲之序

論曰先大父贈公論剡源人物陳工部純來有綿上之節汪參軍涵有田島之義梅岑有柴桑之風今知之者稀矣是爲傳

沈隱傳

明之滅也熹毅二后亡國而不失陰教之正有光前史而臣僚之母女妻妾姊妹亦多并命降及草野烈婦尤多風化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以爲明史當詳列一傳以

表章一朝之彤管者也又降而南中吳中以及淮揚之歌妓亦有人焉此不可以其早歲之失身而隔之清流者也嗟乎流品何常歸於晚節爲士夫者可以興矣予嘗推廣澹心板橋軼事不獨桐城孫職方葛嫩也於南中得許光祿譽卿姬草衣道人臨歿以薙刀緘衣屬光祿令其喪亂之中得爲全身之計吳中得吳職方易姬香娘職方殉節主者欲收香娘於下陳泣而對曰相公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負之必欲見辱有死不能主者肅然敬淒然不忍聽其所之香娘削髮潔身以老若侯朝宗所狎李氏不肯屈於阮大鍼田仰朝宗末路無

乃媿之嘗謂此數人者可附葛姬以傳如王炎午謝翱之附於文陸最後又得揚之沈隱隱字素瓊本倡家也豔於姿工詩落籍歸徽人夏子龍諸生也子龍倜儻有志行好詩酒不爲章句腐陋之士得隱唱和極樂甲申之變子龍怏怏不自得遂與隱窮日夜酣飲不復休或規之子龍歎曰此信陵君所謂飲醇酒近婦人者也子未揣其意耶南都未破而子龍已得奇疾不可療遂死屬纊之日隱憑屍而哭曰天乎其亦知相公所以死乎哭罷盛飾投纆棺旁家人爭救之不能得有夏基者子龍之族也歎曰子龍求死而得死是求仁而得仁也然

而雖得之猶恐目未遽瞑得姬之死或可瞑矣鄞故徵士錢光繡賦幽澗泉以哭之曰幽澗泉清幽谷蘭芬彼美淑姬乃倚市門啁啾燕雀集於梧桐巢枝啄實不改其容有鳳來歸爰作鳳宮嗟嗟雀兮厲翮高翔嗟嗟鳳兮鍛羽旁皇胡然靡咄昊天不臧萎身尺練隧壑偕藏誰謂臣能忠乃在樵與牧誰謂婦能貞乃在桑與濮皚皚雪霜皎皎玉谷蘭不芬芬者薺澗水不清清者瀆噫噓嘻兮我爲天下哭近日揚人修地志予擬致書馬君嶰谷輩令爲隱立傳而不果乃別爲之傳嗟乎錢尚書失身於柳如是龔尚書失身於顧媚以一妓而壞名節

者蓋有之矣吾不爲子龍立傳而爲隱立傳子龍雖賢得隱而愈彰故也

肅肅用上桂國三忠傳

殘明丙戌而後用上忠義之士從魯藩死海上者踵相接也及桂藩在南中以道梗故寥寥顧得三人焉曰贈太常寺卿吏部員外郎任公斗墟曰廣東道御史余公鯤起曰督理興陵工部員外郎陳公純來任公字一齋鄞人也以明經起夙遊瞿公式耜門下薦之以中書舍人直誥勅房久次遷吏部桂林失從王展轉南中王入安隆孫可望不道朝臣密謀召李定國迎王時預其議

者十八人而公其一也事洩爲可望所逮拷對簿公曰死耳大丈夫豈求免於賊臣者徐賦絕命詞而死時諸家之僕合瘞其棺於安隆之馬場題曰十八先生成仁處而定國卒迎王出險追賜卹典立祠公得太常今明史附見吳公貞毓傳余公字南溟鄞人也亦以明經從何公騰蛟幕累官以御史充監軍何公出師湖南與職方主事李公甲春復寶慶會兵下長沙已而寶慶將王進才棄城走湖南盡失何公死之公重躡還桂林復爲御史桂林再破逃入蕭寺絕粒而卒今明史附見何公傳特不詳其晚節爲可惜陳公字孝標奉化人也以監

生起官工部王既稱制尊其父端王墓爲興陵令公司
之王遣降臣佟養甲祭陵密令公磔之桂林失公曰吾
君尚在當爲先王守陵以待君之還未敢死削髮爲浮
屠居陵下護視惟謹王入緬公猶居陵下其後不知所
終嗚呼是三人者今皆無後故其詳不可得聞明史雖
載任余姓氏亦不言其爲鄞人也予故特表而出之曰
甬上桂國三忠傳

七賢傳

明萬歷天啓之交黨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在揆席故
多爲所染陵夷至於奄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者
顧喜其家子弟多能出而雪父兄之恥吾得七人焉在
昔邗恕之有居實章惇之有援趙挺之之有明誠坡谷
所亟許也雖欲勿用山川不舍聖人言之揆之諸公之
意深不欲人道其父兄之恥以見其賢然而是固百世
孝慈所不能諱也吾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爲父兄者
弗爲敗行以貽子孫之戚而子弟之不幸而罹此者能
慎所趨則幸矣更附之以國難後謝氏兄弟爲合傳
周侍御昌晉有弟二昌會字衷素天啓辛酉舉人也昌
時字乘六諸生御史既入奄幕陰鷲深賊罷官後尚多
所殘害衷素不欲與同居偕乘六還浮石故廬中嘗歎

魚... 卷十二
三
曰先文穆公已爲故相所累然尚無大敗行阿兄狻猖
何至於此衷素嘗知通城縣遭寇棄官去丙戌而後薤
髮爲僧佯狂不守戒律時人稱爲顛和尚卒以困死乘
六於資序已應貢入太學得官棄去固守其志其時御
史尚在亦太息曰是不可及先大父贈公爲耆社乘六
其一也所爲詩文皆悲憤之音

邵尚書輔忠有子二似歐字之文明經似雍字之堯諸
生同產七人中稱最秀時吾鄉於附奄諸家相疏斥之
并其子弟弗與還往尚書尤爲清議所惡而之文兄弟
別具志節不以家門見外丙戌之文兄弟侍尚書大雷

山中微言勸尚書殉國以蓋前過不能得已而故王栖
泊翁洲石浦之間兄弟竭力資其屏屨其後求周公囊
雲銘尚書墓囊雲直筆無所借之文兄弟一慟而已嗣
是故國遺民至蛟關者必登邵氏之堂兄弟皆有集傳
於後

姚學使宗文有從子二盾昌字元祚崇禎癸酉舉人字
昌字仲熙崇禎丙子舉人參政之光子也初浙黨以徐
廷元與學使爲魁學使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力而元
祚獨與馮都御史畱仙兄弟以氣節相砥礪學使恨之
然無如之何會遭改步兄弟奔走山海間遂以坎軻抑

鬱而卒君子哀之

陳御史朝輔有子一自舜字小同其年稍晚出甚媿其父之所爲以是頗不欲人稱爲公子黎洲先生講學甬上小同從之終日輯看經學兀兀不休其人強毅方嚴於名教所在持之甚篤生母沈氏不得於嫡卒於杭小同尚少長而補行三年之喪致哀盡禮隱居終身一日黎洲座上或言天啓時某官以某物贈奄卽御史所爲也小同爲之數日不食喜購書其儲藏爲范氏天一閣之亞

七賢之事如右而丙戌而後吾鄉所最不齒者無如故

案三賓子牙宜宗禎
亦未進士官存人國受
被害南都入之九難文
臣范景文之列賜諡忠
節或謂其被闖賊拷
亦非殉節者然未嘗
從逆段明史亦列三
事黃梨洲南雷文定
中爲牙宜之妻作志文
書其節

太僕謝三賓其反覆無行搆殺故國忠義之士無算三賓一子早死顧有四孫曰爲輔爲霖爲憲爲衡皆善讀書聞其大父之事黯然神傷自是遇故國忠義子弟則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抑時三賓遺金尚不貲兄弟日以哦詩爲事一切不問未幾蕩然亦不以爲意也於是故國子弟稍稍引而進之謝氏復與簪纓之列蓋吾鄉清議之重如此爲憲以舉人知蓬萊縣嗚呼吾嘗讀江右傅平叔湘帆堂集才子也顧平叔之父御史墮奄黨中此係不可湔洗之案而平叔頗有遷怒東林諸公之意力爲父白妄言自艾東鄉死後莫能

爲之辨誣者則愚矣東鄉卽存豈能爲奄黨作佞乎如
七賢者絕口不敢白其家門之事而但力爲君子以蓋
之是則可悲也已嗚呼彼爲父兄者其諒之哉

明大興知縣宗公傳

宗公由宜興知縣遷秩大興再遷南京都察院經歷致
仕不稱院曹而稱大興重循吏也漢魯峻官終屯騎校
尉而志墓仍稱司隸馮緄官終廷尉而志墓仍係車騎
蓋其例也宗公名顯字必彰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由
鄉貢進士歷官縣令其在宜興也百姓感其介節爲之
謠曰二三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時公尚無子

案此非也魯志惠
之侑司隸若以司隸
爲要官尊於五校
馮桓辰之侑車騎
若以車騎將軍爲
爲東漢尊重之官
視九卿遠甚於皆
舉其重者耳

百姓爲聚禱於社已而果得子因名曰佑其在大興也
爲赤縣首苦豪貴之梗職而厥衛官校皆服其清秋毫
無犯輦下肅然旣受院曹之命以下艱去不樂進取遂
致仕家居一貧如布衣也予攷明之縣令最稱慎重其
以攷最加律者例得不次登臺諫否則亦授部郎由是
爲大僚者甚多院曹雖階六品然允散之員非所重而
南都院曹則尤閒公以京縣擢用乃置之無事之區名
爲京秩實與前代之提點宮祠者等斯蓋大臣忌公直
節不樂公之進陽遷之而陰黜之故公亦會其意而臥
家不出乃前輩無爲之表微者何也予讀明人所修圖

志皆目公以循吏而所紀甚寥寥及見半湖陳公聞見漫錄則於同里所服膺者楊文懿公刑科毛公吉安太守陳公應撫朱公廣西布政錢公四川副使張公淮撫陳公鞏昌太守戴公及公而尤甚且謂自三原王公華容劉公泰和羅公而外其始終一節至老不變同里祇錢公與公其亦可以得公之槩矣公之事既不甚傳故明史亦闕而數百年以來亦無復知公者予因半湖之言而重爲之傳

全修齋府君傳

明洪武永樂之間奉化之以詩人鳴者陳先生孟雍樓先生穆中陳先生協和王先生汝賢陳先生元則徐先生瑾戴先生汝舟而吾族祖修齋府君固鄞產以別業在剡源亦預焉時稱爲剡源八傑孟雍由明經知餘干縣穆中由秀才任休寧縣訓導協和由明經任清江縣主簿汝賢由懷才抱德任宜春縣主簿元則瑾汝舟皆布衣府君名整先侍御公之十一世孫也少受業於族父本然本心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於丁鶴年之門其所傳習遠有淵源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府君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林泉草木之盛甲於九曲又結廬

魚... 卷十一
於黎洲以祀孫綽其逸情高致皆此類也當是時吾家在鄞之桓谿詩人極盛皆欲府君歸鄞本然先生之子玉翁以詩招之有商皓芝中非固蒂陶潛菊畔可安居之句府君答之有曰萬閒廣廈深蒙庇半畝林泉更卜居蓋猶未定歸也洪武乙丑府君始歸桓谿而往來唱和於剡源不絕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府君辭不就年八十餘始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世遠無存予從家乘中求之得數首而已丹山赤水之田園已成榛棘未知單詞隻句尚有流落焉否也因歎鄭千之李孝謙之纂文獻皆在明初宋宏之輯雅集亦在明中葉以前

而府君之高節已沈淪無攷況去今四百年而遙茶鐺藥竈之餘欲其不泯滅焉得乎四明山水莫如桓溪由谿上而南莫如剡源吾家世居溪上而府君復據六詔洞天而有之古鄞古鄞之勝皆歸吾家是又一佳話也

錢唐龔隱君生傳

予友西泠龔君明水以經術文章掉鞅海內其造詣所至擬諸劉原父黃楚望之流顧予尤心企其門庭之行深情至行敦摯無間竊以爲導山有脈溯河有源必多得於父兄之圭臬者因蹤跡之不置已乃聞其再傳以來竝以孝友起家稱一鄉善士去雍正庚戌明水

召對闕下再拜貽書於子請爲從父汝璞隱君生傳子
於隱君爲通家後輩然嘗登明水之堂識隱君之篤於
親也隱君髫年失怙家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資其
緒用是棄舉子業就生計不幸遭家難伯兄歿於官八
口零丁無依仲兄仗義勤施徵逐日落隱君竭蹶支吾
并經理其子女婚嫁之事已而所入漸充置七世祀產
以公族人明水束髮就塾卽有崢嶸頭角之譽隱君歲
給膏油讀書無間然而賓興六薦濩落不售明水自傷
其以鷗鵬之羽困於藩籬以致虬鬚鶴髮之親尚未得
具三簋之養雖商歌出金石而神思未免怏怏乃隱君

厚意纏綿月有肉米日有壺漿繹絡繼至常曰汝克守
身自愛長奉白華之潔晨羞夕膳吾當借助以資孝思
可無憂也甲辰秋明水復遭太君之變隱君歎曰九宗
七族之中吾所敬事莫嫂若耳喪葬之需苟有不敷惟
吾是問然隱君錙積銖累僅及中人之產身披大布之
衣居無別業之適妻妾子女皆以勤儉自持而棣萼之
誼終身一日傾筐倒庋纏綿彌加其他睦婣任卹之施
固有不能枚舉者矣至若隱君行事實有卓然不阿於
世俗之見者每言吾父子兄弟生旣爲一氣終卽當一
邱堪輿風水之說昧者趨之吾勿問也遂買地於南高

峯之顛傍考妣墓約異日左昭右穆以次竝列松楸碑碣之間魂魄相依兼使子孫祭祀不以東西遼遠爲苦蓋其友愛之中能深得墓大夫家人禮意如此明水拔萃成均徘徊不欲赴 闕隱君責以捧檄之意且許爲任其家事今膺

特簡蒞百里矣天南地北徒爲高堂升斗之謀卽欲長依膝下亦何可得至於四壁蕭條妻孥軟弱其所恃而不恐則以隱君在也隱君杖履沖容容色醲粹當此六橋旭日徜徉梅柳之陰鹿車對挽樛木行吟又有好學工文之子斑斕進酒蔗境之甘天實佑之而明水感懷白雲推其明發之慕爲隱君謀不朽竝可傳也爰卽以此復之

蕭山毛檢討別傳

歸安姚薏田秀才謂予曰西河目無今古其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吾姑不敢問此七人者果足掩蓋二千餘年以來之人物與否但卽以此七人之難而何以毛氏同時其所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及先教諭者每述其緒論幾如著蔡是

合西河而七已自敵二千餘年之人物矣抑西河論文其自歐蘇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外尚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竭二千餘年天下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亦異哉予笑而答之曰是未聞吾先贈公之所以論西河也西河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太樽為推官嘗拔之冠童子遂補諸生顧其時戢山先生方講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卻步不敢前祁氏多藏書西河求觀之亦弗得入已而國難畫江而守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托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

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烏有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為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超撰連箱詞得罪張縉彥以致禍皆事後強為之詞者也乃其遊淮上得交閻徵士百詩始聞攷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即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於是由愚山以得通於鄉之先達

姜公定菴爲之言於學使者復其衣巾顧以不善爲科
舉文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者吾鄉盧君函亦名宜
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合定菴爲之捐金
入監未幾得預詞科顧西河旣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
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
不必讀而二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於是并漢以後人
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
齒者爲朱子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
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一時駭之
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
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
與之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
稍不合卽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
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
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負氣起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
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
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於明季華亭一派遂
亦高自夸詡以爲無上雖說部院本拉雜兼收以示博
顧西河前亡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瘵死及西
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爲長夜之樂於是

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
 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
 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詈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
 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顧先贈公在時西河之集未
 盡出及其出也先君始舉遺言以教予於是發其集細
 為審正各舉一條以為例則其中有造為典故以欺人
 者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已與論孟並列於小經有造為師承以示人有本者
 如所引釋文舊本攷之宋槧釋文亦並無有蓋捏造也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
 尚襲其誤而不知者如邯鄲淳寫魏石經洪盤洲胡梅
 有邯鄲寫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會有邯鄲寫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會有不攷古而妄
 經之文如謂後唐會有邯鄲寫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會有邯鄲寫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會有不攷古而妄

言者如熹平石經春秋並無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
 斥為無稽者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於晉樂肇論語駁
 者此等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如胡文定公會
 甚多其父子俱附和議則籍溪致堂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
 五峯之大節俱遭含沙之射矣非者如引周公朝讀書百篇以為書百有改古書以就
 非者如漢地理志回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先君皆
 已者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
 口授之子因推而盡之葺為蕭山毛氏糾謬十卷乃其
 集中最後有辨忠臣不死節文則其有關名義尤可驚
 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為忠臣但可為義士乖張已極夫
 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幾曾見忠臣之不應死節者况

西河自溯道統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師凌臺賀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傳卽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及溯其本意則專爲續表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而冒託其名以作敘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卽吾鄉盧函赤所作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作記本不王其所序事亦閒有譌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況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入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西河前在盧門感其卵翼之恩執弟子禮不勵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旣貴寓杭猶時時遣

人東渡問訊而忽毀之於身後并其序亦不肯認且因此序而發爲背道傷義之論及叩之函赤之子遠則流涕曰是殆爲畏禍故也前者西河固嘗有札來謂京師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勿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作無疑也予乃歎曰有是哉畏禍而不難背師與賣友則臨危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則禦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贈公之言而附入之卽以爲西河別傳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

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無疑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采者而敗闕繁多得罪聖教惜夫

西河固也臨僑而謝山寓之不遺餘力至許其陰私以市井無賴之山其知河之先贈公者乃謝山之祖父一柳老農耳任由而西河學問之底意其言而極其至而中此列西河諸談誠不能為之解予嘗謂西河文學家味云因意來儒性理空疎之字不深其書區區再幸以之史俱似未讀此也夫西河人試學要其便學文章不特知郡之冠也天下之傑也善手玩文達之序而西河全集曰得者以檢討好辨善言且以所引證索本書間有不合予謂善論者必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長而正其誤若其論之能盡可謂完者也其有明三百年以時文相和其辭庸匪前僅至有不能舉其姓名者檢討首自指東林其山室文講學之傳以佳字自任大勢所呼而不可不察字抄其推溯太極何故在胡胎明之先發明苟索于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待殿中氏之傳于春秋指相氏之偏三神也沙舞巨尤博至于古文詩詞後人其已足而自立于千古而檢討猶不敏以留于世則其長固不一議矣夫其引證間有訛誤可以檢討確記博聞不不翻檢之故恐後人欲其誤舉世不終也云云可謂先得我心者其與謝山之神氣固精於西河而謝山却切中可食於十人乃是必允自五天壤如其論宜以俟後賢王以考自會稽李之保誠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二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廟碑

羊府君廟碑銘

吾鄉牧守之祀莫有盛於羊府君者每歲八月其趨祀於府君廟下者遠郊近郊相望也嗚呼何其流澤之永一至斯歟府君之事不見於唐史亦不見於圖經祇黃府君晟墓志載其一節謂劉文自台來寇府君擊走之其餘黨據奉化府君遣晟以兵敗之則府君良有保障之功得祀宜也唐自僖昭而後四方繹騷浙東雖遠在

海隅兵爭之患亦所不免但據黃氏墓志謂府君卒官
鍾季文繼守唐史中和元年紀季文陷州事則是府君
卽應卒於是年而寶慶慶元志引赤城志中和二年有
明州刺史劉文則是鍾氏陷州之後劉文旋奪而有之
鍾氏尚未得據其地其後明州卒歸鍾氏不知更在何
年唐史不及劉文或由於闕佚若黃氏墓志不應有誤
然要之劉文之陷郡其在府君卒後無疑而寶慶志以
劉文置府君前者謬也愚意劉鍾二人竝窺明州特以
府君在不得逞及其卒也遂迭爭之而鍾氏先得之劉
氏奪之鍾氏旋復之劉文殆未受朝命或受之不久而
遽失故晟遂以鍾氏爲主前此吾鄉一亂於裘甫再亂
於王郢皆不過數十年之中至是而節使如劉漢宏董
昌之徒非能奠安屬郡者府君以一人力摺柱之府君
旣歿劉鍾相繼而入自是明州之刺史無復受命於唐
室者追思夫式遏之勛何其偉哉史志雖見遺而民之
永矢弗諼春猿秋鶴世世以之其亦足以酬矣府君名
僕不能詳其世系里居黃氏墓志作羊而吳越備史作
揚按拓跋魏有羊衞之亦或作揚衞之蓋出自晉大夫
揚食我之後本爲羊氏故其後多互用者其廟在今江
浦屬縣中亦多有之耆老相傳是城之築勦始於府君

而黃晟踵而成之者也更爲之銘以系之其詞曰
府君先世晉之太傅梁侍中兮鎮撫荆土拒守臺城俱
豐功兮府君來明外攘內撫一劉一鍾兮指揮方畧築
斯鑿斯成崇墉兮五朝雲擾文獻凋殘誰折衷兮賴有
祠壇神燈靈旒長映堇封兮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吳越奉國軍節度使判明州錢康憲公祠在鄞縣治北
之橫河其曰大人堂者圖經以爲康憲從子惟治來繼
任故尊稱之祠已久廢別祠在奉化縣北山廣化院者
亦圯予以康憲於吾鄉有遺愛不應乏祀而鄞西南二

湖洲島之盛導源自康憲今西湖之南藍卽康憲當日
廨舍也則移大人堂於湖上爲更宜乃議卽南藍義塾
之屋以祀之橫河之祠舊嘗有高憲敏公碑今亡矣公
初事忠獻時已以諫鐵錢有名及其由丞相出判州也
以胡進思之黨斜滔謀叛獄辭相連故外補蓋踪跡危
疑之時而進思諸子又來居明忠懿心知公之無預故
使之久鎮海疆而絕無所嫌疑是固其兄弟敦睦之盛
而公臣節之純要亦可見矣公以乾祐二年來以乾德
五年卒其時它山堰壞幾不可治公跪禱於王長官之
廟遂以重完浚廣德湖增補陂塘萬二千丈有餘內和

民兵外靖海國以簡靜致治安前此錢氏至親鎮此州者元珣元球皆不以功名終而公獨爲吾鄉名節度生榮死哀國人久而思之白石之幽堂

康憲墓在奉化禽孝鄉白石里之原

其與南藍之朱邸均爲遺愛所勿諉豈不賢哉況公亦不特明州稱保障也顯德三年周人攻江北使浙人攻江南以應之丞相吳程敗於常州忠懿謀再舉大括境內士卒東西二道爲之勞擾公手疏切諫罷之豈非有見於唇亡齒寒之慮而不欲勞吾赤子以結怨於強隣乎吳越自武穆以來世世能守此意不肯輕與隣藩構難斯其所以保世綿祚而於十國兵爭中獨享無事之

福公之見及此也仁人之利溥矣祠中附祀有闕氏里人因譌呼闕相公祠而以闕璠當之胡梅磻引入通鑑

注中高兵部敬止錄謂開運二年璠來守是年璠卽被誅豈有立公祠而反以前此之逆臣祔之者予謂闕氏慈水之舊姓也璠雖被誅或其子弟有從公於幕府者及祀公而其人以元隨得祔理應有之不知者遂誤以指璠耳臨安衣錦之鄉至今遊人憑弔其閒而中吳之金谷元璠之風流所寄也南藍繼起而爭光益以歎錢氏宗室之多賢也夫

東 裴府君廟碑銘

東錢湖之東有裴府君廟宋淳祐中所建卽所謂寶慶廟者也又有裴將軍廟蓋亦府君之神而其餘里社祀府君者多不勝舉志乘不詳碑版皆滅訪之父老則皆云觀察府君肅是也予攷唐開元而後明州八亂天寶中吳令光之掠明也河南尹裴敦復平之粟鎧之亂府君平之王郢則節度裴璩平之三裴皆有戡亂之功而獨祀府君其功殆有獨隆者耶貞元十有二年粟鎧以鎮將作亂刺史盧雲遇害招誘山越攻陷郡縣山越之名見於孫吳國志夫抵皆在丹陽近境而吾鄉則未之聞胡身之曰鄞縣慈谿之南奉化縣之西北有山越種

以今地里質之當爲鄞之傅霸河慈之鍾乳山潘嶼奉之箬坑等地次年府君討平之禽粟鎧於天台送至京師伏誅然則湖東居民之奉祀蓋必府君當日師行所過能捍賊鋒而不擾民力故相率報之獨是府君之搗賊巢在天台則其過軍自奉化應泛甬江歷長汀若由湖東以入萬山錯互反爲迂道而行亦甚艱意者山越爲梗故取閒路以出賊之不意未可知也夫以大軍往來所過繹騷乃居民不以爲苦反志遺愛焉而歷世廟食其亦賢矣乃數十年以來有妄指爲祀晉公者不知何所據依晉公於吾鄉無涉歷不應得祠當以府君爲

是於是祠下父老懼其流傳日遠遂爲非奉之祀乃乞
予爲碑以紀之府君濟源人也其官由常州刺史遷蓋
以進奉得之故唐史多貶詞然其定亂之功則有不可
沒者更爲之銘其詞曰
不意木石賦出夫以大軍
神之來兮東湖東前挾稍兮後持弓猶有當年甲冑容
越鄒溪兮度管江甘棠夾道兮被神幢蕭蕭鳴馬絕吠
老廟門兮嵯峨靖山越兮晏海波迎神之曲當凱歌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吾鄉城外水利資於三湖小江湖廣德湖在西錢湖在
東小江湖之爲功雖由於王長官之堰而其湖道則固

天作地成綿延至鏡川二十餘里非若廣德湖錢湖之
開自人力也故歷久尚易支廣德湖三面平坦隄防尤
難故卒爲樓異所塞錢湖之欲塞者多矣僅而得存今
不早則已早則東管尚恃錢湖以無恐而西管必失獲
小人苟且以圖一切之利其害無窮如此湖口有望春
白鶴二山當湖未塞卽山爲廟一以祀神之主斯湖者
卽望春之靈波廟是也一以祀守令之有功於斯湖者
卽舒信道詩所云人指白鶴祠殷勤竊有請衣冠儼羣
公一一畫眞鯁斯人豈可作庶用薦遺秉是也塞湖以
來靈波之廟尚無恙而羣公香火則僅存一椽矣嗚呼

愚民知有田可種之利而不知其害羣公當日之功今已漸滅則民之忘其祀也固宜甚至豐惠有額蓬萊有觀塞湖者反世享焉王正己之強辨況達之記寧有念及前人之良法者夫湖之不可復也亦明矣然吾以爲湖雖不可復而廟必不可絕何也蓋神祇之享廟食固有因其功長存而世世祀之者亦有其功止一時而卒莫之廢者羣公之有功於湖民實足左右夫靈波之神其不當因樓異而斬祀也明矣況其英爽不與湖俱漸滅則未必不爲湖民庇也故議重新其廟增定而列祀之湖興於魏晉之間其始事者無攷矣可攷自唐大歷

中吳府君謙鄞令儲侯仙舟貞元間有任府君侗大中間已有謀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敬方時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御史李公後素五代時大增湖塘者有節度使錢康憲公弘億宋淳化間釐正湖界者有邱府君崇元已而有蘓府君耆天禧間增湖塘湖隄清湖界者有李府君夷庚景祐間又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照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從事郎張公大有康定間治湖者有主簿曾君公望慶歷間則王荆文公安石熙寧間有張侯珣望春白鶴之祠卽張侯所建也元祐中有馬府君琬又有虞侯大寧段侯藻已

而復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葉府君棣未幾而樓昇至矣惟吳府君於故九里堰旁有專祠至今尚存南渡而後力請復湖者則李莊簡公光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請以祀之嗚呼前輩於樓昇之廟祀欲毀之者多矣方湖上之祀昇也卽在靈波廟中其後始別建今吾增定白鶴之祠則其當毀更可知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其陳跡已亡而尚有思而報之者則彼欲廢東錢湖而田之其亦可以返矣湖之塞也西管之田遠資小江湖之水雖不能遍及然庶幾焉而今不治已甚洪水三壩僅存其一不問水旱溪流入江

者十之七梅梁淤入沙中不可復見不知是誰之責也吾之爲是舉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不能使廣德湖之復興或不至坐視小江湖之廢而莫之救將廣德湖尚可波及焉則是祀也其可以謂之無補哉靈波廟神蓋舊時湖中之龍居於山下者也舒信道謂湖中時嘗有光采如海市者其龍之靈歟桑田旣變神物亦去然其英爽則猶有存者成化府志妄引里俗之言以爲齊梁間人僞造姓氏以實之則慢神之尤者爰附正之於麗牲之石

吾鄉水利報功之祀惟廣德湖上二祠最爲詳協至

若小江湖專祀王侯東錢湖專祀陸李二公其實後來守令有功者不應槩置小江湖則吳越錢康憲公弘億宋監船唐君意虞侯大寧秦府君棣陳府君增判府吳正肅公潛元阮侯申之明沈侯繼美魏府君復琦沈侯猶龍里人則宋張簽幕必強龔宜議行修魏泉使峴王尚書應麟安吏部劉元潘教官某皆應配享遺德廟者東錢湖則王荆文公安石主簿呂君獻之張府君津魏王愷姚侯柏程府君覃胡府君集陳府君愷元縣尉王君世英明黃侯仁山寇府君天敘沈侯猶龍里人則先侍郎先宮詹董戶部守諭陸副使宇燝皆應配享嘉澤廟者至於城中雙湖始自唐王侯君照其旣如吳越錢康憲公宋李府君夷庚錢府君公輔劉府君俶虞侯大寧唐監船意劉府君理張府君津判府吳正肅公明張侯伯鯨城中萬戶資以得生尤不可以無報也今但於水則亭祀正肅亦未盡

射龍將軍廟碑

定海桃渚之濱有射龍將軍廟焉將軍之神寧波衛指揮萬公文也將軍以永樂十有五年率舟師逐倭寇戰於桃渚大捷明年六月出哨象山之鏑門夜見雙燈遠

至熊熊閃閃以爲寇也遽發勁弩落其一炬俄而黑風大作一軍盡覆將軍溺焉乃知其爲龍也將軍時年二十有二先是萬氏自將軍王父以佐命死滁陽其父死遜國其兄死交趾三世皆以死勤事招魂葬於西山至是以將軍衣冠祔焉桃渚居民遂稱爲射龍將軍而立之廟夫龍之爲物至靈也其嘘雲降雨大造之元氣憑焉然而其質出於血肉之精則尚未離乎物於是人得而豢之亦卽使人得而醢之而掀天揭地之能事有時而困吾聞之海上人以爲龍旣落其目忽變相爲人就醫醫家爲之傳藥稍愈適其女從戶隙窺之則儼然鱗

蟲也驚呼其父而龍自是不復至目亦竟不療又言龍旣病目嘗直入東錢湖深處養疴雖其言誕不足信然大造之變化無所不有姑存之而不論焉可也然則將軍之廟食其何以安是龍曰不然夫龍之宅於海口天帝將使之彈壓鯨鯢以靖海波也將軍之誤申於龍亦以生靈故耳則龍雖創巨痛深事定之後必能諒將軍衛民之心出於無他而將軍歿爲明神徒御之往來自與龍解釋舊怨以公誼相平者相與左提右挈佑茲東海吾言蓋決之於理而不妄也古之善射者曰射日曰射石曰射潮而將軍以射龍參之其技亦神矣哉

日曰竹洲晏尚書廟碑軍以據請參立其姓亦無矣
吾鄉六縣世家右姓其爲南宋寓公之後甚多蓋山海
之間足以避地而其時又近行都爲畿輔也吏部尚書
晏公敦復亦當時寓公之一尚書晚年以忤權臣悒悒
而死太夫人尚在堂汪莊靖之父太府公時時周卹其
窮語在史丞相所作太府行狀今吾鄉不聞有晏氏蓋
其後卒歸西江惟慈水三峰浮圖中尚存尚書所作石
碑則大賢流落之毫芒也吾鄉宋元諸舊志登載漏畧
其中更有不可解者如中興執政王次翁可謂下流所
歸而反爲之立大傳顧於尚書則闕焉不亦拂人之性

也耶夫大賢踪跡所至其山川亦爲生色蓋其所存者
神故其所過者化其化不泯則其神長留名德如尚書
百世之斗杓也苟表章而出之豈不足以廉頑而立懦
哉今世俗所稱晏公廟者最多乃道家之祀也赤章青
詞殊爲可惡吾鄉湖上之竹洲亦有之竹洲蓋嘗歸於
先宮詹公欲去之而未果尋易主矣今復歸於予予乃
改以爲尚書之祠而率後進之士薦淵毛焉東望爲友
恭堂之故址卽太府所居也太府亦以忤權臣被斥蓋
尚書之同志湖光明慈先正之魂魄相與招邀過之薑
桂之風裁旁皇乎其可接焉

大金夫人廟碑銘

今東越人盛傳所云大金娘娘之祀里俗凡以巾幗成神者卽呼之曰娘娘蓋前督師孫公碩膚部將都督章公欽臣之夫人金氏予故改稱之曰大金夫人而其爲之碑也則以友人陶燮之請初孫公於改步之際思爲卽墨之守駐師江干與同里熊公汝霖寧之錢公肅樂沈公宸荃及觀察巡道于公穎稱五家軍都督卽侍郎正宸之宗也而在孫軍孫公欲以火攻下錢唐故有別營司火攻事而以都督領之已而江上破都督散軍亡命其後卒以起應山寨軍敗見執死之夫人例應沒入

旗下將發遣夫人慢罵不屈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以磔夫人曰死則死耳吾不可辱問官大怒竟磔之而行刑者見夫人饒姿色不無褻語夫人罵愈甚刑畢而其人暴死夫人遂時時降神東越居民尸祝之余禮部若水爲之傳王詹事遂東之女玉映爲之詩吾聞都督被執時問官憐其忠也欲令巽詞求免而已爲之道地都督亦思畱身有爲將從問官之意而夫人力爭之遂死嗚呼都督良非愛死者而畱身有爲之說常足以誤人此張中丞所以戒南八也夫人之見卓矣顧都督之問官仁人之有心者也夫人之問官則天下之妄人耳

然都督之問官識者或憂其誤志士於一簣而夫人之
問官適以成其烈斯則天之所以有待而愈顯也更為
之詩當迎神之歌其詩曰而謂其不為之常思以題
越水湯湯曹江之瀨兮越山峩峩南鎮之寨兮孝娥死
家烈婦死國兮孝娥死於波臣而烈婦死磔兮二千年
來遙輝映兮女星之墟芒寒色正兮孝娥烈婦廟貌相
望兮祇慙黃絹莫能相尚兮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三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四

勤小全祖望 紹衣

祠堂碑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大
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
庇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
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然其道猶未大也淳熙四先生
者出大昌聖學於旬餘閒其道會通於朱子張子呂子
而歸宿於陸子四明後進之士方得瞭然於天人性命

之旨四先生之為海邦開羣蒙者其功為何如哉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巋然如戟眉天半固無庸以多述惟自後世紛綸於德性問學之門戶而所以論四先生者並失之雖然是乃世人不讀書之故耳予嘗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為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為玩物喪志是即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此語本之黃氏日鈔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為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是即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

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申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太愚則詆窮理為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為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為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為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於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此語見朱子語錄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也是以廣平兄弟驟有所省而廣平曰學非可以一蹴而至

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其亦可以弗畔矣則廣平方且以頓悟戒學者定川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為究竟也絜齋教人以自得而謂吾心與天地相似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其全功可知矣四先生中慈湖稍近頓悟特其立言之偏至其制行則大醇當畧其言而觀其行世之學者未嘗窺見前輩之根柢即其流傳之失實者妄施議論其惡乎可朱子謂浙東學者皆有為己之功持守過人而微嫌其讀書窮理有未備其實不然慈湖於諸經皆有所著垂老

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絜齋謂為學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為害事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為吾鄉說詩大宗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辨古今閱覽博攷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是四先生皆以持守為本而從事於擇識以輔之其致功之次第歷然可攷也總之古人為學其途徑所發軔或不能盡同然究竟則必無相背而馳者朱子嘗自言目前為學緩於反已反以文字奪其精神其惟恐流於口耳之弊如此所以不墮於支離也四明之學正不敢於方寸澄然之後怠其致知格物之務此所以不流於頓悟也然則其殊

途而同歸者總所以求至於聖人而已吾鄉湖上舊有四先生祠明嘉靖中所立也予嘗偕同學諸公舍奠其中而爲講會焉薛學使方山舊有碑其文未足以發乃更勒石以記之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嘗讀宋史於陸子傳中祇推四先生能傳其學而凡槐堂之子弟不豫以四先生能得陸子之學統也顧四先生皆導源於家學其積力已非一日及一見陸子卽達其高明廣大之境相與神契而無閒閒嘗攷之慈湖之父通奉公諱庭顯以處士爲後進師廣平嘗自序其學曰

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卽通奉也廣平嘗切磋於晦翁講貫文獻於東萊而自序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耄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於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定川之父簽判公諱銖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子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面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

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隳簽判家法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廣平之父通直公諱最與童公持之講學相睦陸子銘其墓謂其溫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童公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絜齋之父通議公諱予曾見其夔牖閒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然則四先生自其始志學之時已早得門內之圭臬而由之況又親師取友徧講習於乾淳諸大儒而去短集長積有層累及其握衣

陸子之門遂登首座固其所也夫師明道兄弟者必推本於大中論康節者上及古叟宗建安者不遺韋齋則四先生之所自出可以置之不問乎爰語同學諸生令別治栗主於後堂而祀之而稍爲捃摭其言行之大畧鐫之碑文之陰使後之人有攷焉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厓山三大忠臣祠倡議於羅一峯成於陳白沙而任之者陶自強也吾鄉候濤山東巾子山爲當時張太傅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有祠并志乘亦不載其事何其闕也況太傅之在是山非偶一駐營於此漫不足爲

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顏軍至阜亭山太傅請移三宮
 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議和阻之太
 傅遂提兵東渡由慶元抵昌國營於是山其意蓋已辦
 闔廣再造忠局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卞彪故
 降將太傅以為反正而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
 彪從容致國英旨太傅大怒斷其舌磔之山中軍士感
 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恢復於是太傅探得楊駙馬
 以三王至溫陳丞相出會之陸侍郎蘇統制俱赴之遂
 出蛟關沿海入觀其豫定策事而三王之局以成文丞
 相指南錄雖於太傅不盡諧然於闔廣再造則以為太
 傅一人之功蓋陳陸諸公雖素秉忠赤而非太傅以宿
 將重兵握其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傅之所以鼓三軍
 之氣而扶九鼎之絲者莫過於巾子山之一磔能使燭
 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傳以宗室子舉慶元獻
 冊籍旬餘城郭黯然無色豈知金鼇背上尚有人焉大
 聲一呼白虹貫日是丹山赤水所以洒辱而二王一綫
 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容纂延祐志以其父為元之降臣
 於太傅之遺蹤畧焉至今未有及之者謬矣嗚呼國家
 不能長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敗者九顧其所
 以長存而不敗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太

傳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況厓山宮闕與是
山塹寨尤其神明之所惓惓者乎予乃與蛟關父老議
立祠以祀之而勒文於石巾子山者與候濤山對雙闕
如門障蔽洪濤其下有洗馬池宋高宗航海時多葬侍
衛軍卒於此者也其銘曰
桓桓太傅來自臨安兮手礫降人投之蛟關兮展轉東
甌逐日維艱兮侯官一隅扶墜天兮踉蹌東港而淺灣
兮崎嶇謝峽而礪川兮沉香千兩焚厓山兮平章港口
辨香殘兮赤坎之村埋血殷兮忠魂騎鯨任往還兮時
來此閒聞長歎兮卞彪之骨化爲老鰥兮春網登之薦

豆籩兮

謝高士祠堂碑

四明洞天之勝自謝高士遺塵著而山中未有遺塵辨
香之地南宋時史丞相直翁歸老湖上營真隱觀於竹
洲卽摹九題之勝於觀中而請御書洞天之額以寵之
乃特立遺塵之祠遺塵未嘗居湖上然旣摹九題則祠
之亦所不容已者也四明東七十峯之脈散布於城外
而實以湖上爲壑飛泉伏流俱歸於此澄波凝碧遙接
蔚藍之山色以相茹吐遺塵有知其亦顧而樂之矣顧
自真隱觀旣圯而祠亦廢志乘中皆莫能詳其事何其

漏也予讀直翁集始得其槩惟竹洲之歸於先宮詹公
嘗欲復九題之勝而不克易主之後遂爲菜園今竹洲
復歸於予予之力不特不足望直翁并不是望先宮詹
公而欲以漸振之乃先爲小屋三間以奉遺塵蓋祠存
而九題之勝可遡也夫遺塵固世外寂寞人也以直翁
之平泉而爲之祠廣廈高軒朱簾翠幙或未必當山澤
臞之意今以予之窮懶蒼萎薦昌陽反足增湖上一佳
話也予讀宋人張武子鄭中卿九題之作以及放翁四
明洞天詩皆與直翁唱酬而成乃湖上之掌故非眞四
明山中之景也近修四明山志者不加攷證牽連混入

山志載直翁青樓之作而又訛其名爲史洸

山靈貽笑至今齒冷嘗欲別輯

竹洲眞隱觀志以記湖上洞天之顛末而未果也故因
祠謁而并及之

聞尚書祠碑

明故吏部尚書聞莊簡公以減廣德湖田之稅湖民德
而祀之其祠蓋與副使陳公之祀同時而起嗚呼湖田
之厲起於樓异甚於仇念今湖上尚有樓太師豐惠廟
而念亦得食於學宮果爾則聞陳之祠不必立也尚書
生平頗不爲吾鄉士論所重幾幾與慈水趙尚書並稱
以爲嚴氏之私人至今雖三尺童子皆能道之予嘗攷

之明世廟實錄旁稽野乘則固有不盡然者尚書在朝時不能廷爭其咎固無可辭而謂其阿附屈節如慈水則無之至實錄且言尚書於嚴氏繼多齟齬以此卒去其位然則尚書特不能挺身與嚴氏抗而固多不遂其意者非果俯首其門下者也而里社流傳遂多已甚之詞論世者不可無以別白之同時吾鄉大老祇張文定公與先侍郎可無疑議屠簡肅而下如東沙如東明皆不能無濡足於嚴氏以君子守身之義言之均當引咎無辭而尚書蒙謗獨甚其亦不幸也夫雖然尚書之於鄉里能減徵以舒困以視仇忿之但知加稅以媚國而不顧民患者則天淵矣西成報蜡尚書之祀當與白鶴諸公同爲湖上篤祐是不可謂非明德之馨也先宮詹當日嘗爲尚書清神道之荒蕪予之爲此碑也固不敢有溢詞然於尚書之定論竊自以爲得之

旌忠祠碑

世祖章皇帝定鼎褒卹前明甲申殉難文臣十有九人浙中得其六而吾鄉陳恭潔公其一也禮臣遵奉明旨各建祠於其里春秋祀祭特撥地七十畝贍之於是有司卽公之別業舊所稱娑羅園者爲祠以時夫人祔而麗牲之石至今未備予自髫年拜謁祠下其後奔

走風塵久未過之會罷官歸諸陳多以碑銘見屬又惡
敢辭陳氏爲宋元祐黨人文介公裔衣冠極盛其最著
者四傳而爲文定公槩又數傳而爲大儒習菴先生墳
至明而爲漕運侍郎濂至明亡而公出焉甬上世家之
盛所未有也公生平顛末已見於明史傳中予不復述
董戶部守諭哭公之詩曰惟其不好名殺身乃獨真旨
哉言也不特可以知公投繯之心事并可以盡公歷官
之心事者也三垣筆記言公自川中反命歸里將赴京
夜夢掘衣於文山祠下文山趨而掖之曰公乃我輩中
人也邀之同坐公不敢當文山固掖之醒而以爲異事
時國事已不支公戒行有日忽延畫師寫真容峩冠褒
衣客或問之曰何匆匆中作此公歎曰是叱馭而行之
日也生還其可望耶蓋公已知廟社之必亡成仁取義
素定胸中故志壹動氣而文山之精爽臨之其時同難
吳太常公磊齋亦嘗夢中聞藪山劉公爲誦文山零丁
詩句卒成先兆而公則更親接之是又何須太人之占
而後了然哉公之遺文亂後盡失林高士荔堂求得其
滇中草一卷蓋司理任中所爲也忠臣固不必以文傳
而滇中之一峰一洞公品題之殆徧又何其多情也今
祠中之蔚然而秀者乃公平日觴咏優游重之以

聖朝之大典雖橋山碧血左右龍髯而枌社所在豈遽忘情陟降之靈陳氏子孫其敬之哉

王節愍公祠堂碑

王節愍公祠祀舊肖像於荆公重恩閣及天封寺予謂是以寄公草草將事也乃議爲別立祠於湖上而附以公子駕部之柎嗚呼節愍父子再世死國世所稀也其再世知吾鄞縣而死國則世尤稀然節愍之死褒崇游至而駕部之死則世多諱言之者愚竊以爲不然夫死忠一也節愍死於甲申則以爲忠而卹之駕部死於丙戌寧竟以爲逆而棄之說者以爲節愍死於闖賊而

聖朝逐賊卽加恩於死節諸公則駕部之抗命爲過是又非也夫所以加恩於異代死節之臣者以教忠耳是駕部必不負故國而後不負其父必不負其父而後不負

聖朝蓋節愍得駕部而其被卹愈無媿然則其附祀也亦何嫌疑之有駕部諱之柎字瞻卿節愍公次子也少隨侍在吾鄉節愍最愛士凡鄞人之秀者咸出入其門駕部多與之厚故白下不守駕部東走來鄞截江之役監國令以墨衰任車駕主事知鄞縣事其制詞曰以汝父之遺愛望厥子之世忠駕部哭而受命已而見江上

事不可爲辭去入閩閩人仍令管車駕事而閩事亦壞復返鄞閣部朱公守金華以檄招駕部乃爲之練兵於武義兵敗入山中謀再舉被執死之駕部之在吾鄉五日京兆耳然吾鄉以節愍之故甚愛戴之聞其死也皆泣下每祭節愍必以駕部配其後耆老漸喪始闕其禮而并知其事者稀矣嗚呼碧梧翠竹乃與甘棠之愛竝成故國之喬木節愍之澤爲何如哉伏念

聖朝之脩明史自丙戌以前死者皆得錄則駕部固應登於節愍附傳又何害於附祀節愍之事已備詳於明史故不紀但紀駕部事以補史闕

尚書前浙東兵道同安盧公祠堂碑文

明故兵部尚書督師同安盧公諱若騰字牧舟嘗持節巡守浙東兵備駐節吾鄉遷去需次次年而北都亡南都命以都御史撫鳳陽未行南都又亡閩中晉獨座逾年又亡公飄泊天末以一旅思維國祚卒死絕域天之所廢莫能興也公家閩中之同安而二十年栖海上邱園咫尺掉頭不顧深入東寧幾如陳宜中之死暹羅蔡子英之投漠北故鄉墳墓且如此況吾鄉特其幕府所在能必其魂魄繫之也哉雖然忠義之神明固如地中之水無往不徹者也而況吾鄉之遺愛尤有不可泯者

公駐寧時以天下方亂練兵無虛日已而有雪竇山賊私署年號潛謀引東陽作亂之徒乘機竊發公不大聲色授方畧於陸太守自嶽而定之故婺中塗炭而甬上晏然其撫循罷民尤爲篤摯稍暇則與士子雅歌投壺論文講業迄今百年浙東人思之不能忘而吾鄉尤甚初合祀於蔡觀察報恩祠中尋卜專祠奉之方公以思文之命撫軍永嘉甫至而事勢已瓦解徘徊鎮下關嘗浮海至翁洲因閒行入大蘭諸山寨吾鄉父老壺漿上謁公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同袍澤者吾鄉巨公最盛閣部則錢公止亭沈公彤菴列卿則馮公篔溪張公蒼水陳公逋菴臺省則董公幼安紀公衷文皆以中流擊楫之蹤與公最睦諸公淪喪殆盡晚歲獨與蒼水同事最久嘗見林門有閒使至寄聲問曰賀監湖邊棠樹生意得無盡乎然則甬上之爲桐鄉固公身後之所勿諉也嗚呼公膺六纛之任蓋在國事旣去之後雖丹心耿耿九死不移更無可爲前此一試於吾鄉者不足展其底蘊也而已足垂百世之去思故曰亡國之際不可謂無人也明史開局以來忌諱沉淪漸無能言公之大節者聊因祠記而發之

翁洲劉將軍祠堂碑

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風而靡所向幾不血刃其最難下者江西之贛州江南之江陰涇縣吾鄉之翁洲卽大兵亦皆以爲出於意外贛州以楊萬二督師聯絡諸省援兵猶足以支久江陰涇縣則難矣然尚與江湖聲息相近也豈若吾翁洲之彈丸絕島哉然而殘明一綫實寄於此其關係至與厓山等斯亦奇矣翁洲文武死事諸公極多可效者二十七人而城守之力則劉公世勛一人任之爲尤烈初大兵之分道下也定西侯張名振以蛟關天險數舟扼之卽不得渡故令蕩吳伯阮進邀擊於大洋以將軍城守而自奉王揚聲搗松江以牽

制之定西甫去天忽大霧大兵乘順風逕渡無知之者蕩吳急出兵用火攻而返風竟自熾大兵遂直抵城下

聖朝之得天固非人力所能施也將軍料簡城中步卒尚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屢攻屢卻八月二十六日開門詐降內伏大炮受降者爭先入伏發擊殺千人大兵愈怒急攻然終不克先是城中別將邱元吉金允彥密約爲內應顧不得聞二十八日遂繼而出降且言將軍嚴守狀乃再益兵九月二日大炮如蝟城雉盡壞將軍乃朝服北面望海拜謝自刎嗚呼

烈矣翁洲一城之流血以將軍故而居民至今趨其祠
春蘭秋鞠禋祀恐後夫非其精忠之所感歟將軍字肩
之南京人也解褐自右科進士歷官都督僉事助防翁
洲累陳雄畧黃斌卿不能用監國駐師進安洋將軍平
居好史籍爛吟咏稱儒將云

桓谿全氏祠堂碑文

吾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通
於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
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王漢元后之族屬以
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先

公攷正世譜謂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
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唐侯琮以勛伐起
孫吳尚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吾家大司馬兄子衛將
軍永平侯尚以王舅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
破魏功臨湘侯懌以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
端如翮如緝如靖如禕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郎都尉
典兵宿衛旣而孫綝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
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
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綏繼之孝寧以
前多用功業起家水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雖七錄有

吳太史令範亦著風氣占法諸書然方技非儒林也臨
湘之入魏也諸子弟皆封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
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
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
爲商洛豪宗舊譜指北史諸泉泉企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
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
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蓋自吾始祖侍
御府君上溯之至桂陽其世二十有七府君諱權仲衡
其字宋太平興國中進士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其太
夫人于氏憂遂不復出府君之父中書令大賢吳越時

掌國政至是尚存府君奉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娶
相氏生二子長鼎次俎而鼎爲明州學錄故府君來鄞
其卒也葬於溪上之沙渚其時府君弟興亦遷越之東
浦無子以俎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
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爲太傅越王份越
王子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
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
徐公子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
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而福王
之妃亦出於全其時推恩諸眷溯源自鄞大賚官爵而

吾桓谿諸祖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有司高之乃署其居旁之碑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爲八派曰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琚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旣於今歷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四葉而溪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吾鄉言世家者未有若此之永者也府君之明德遠矣祖望攷唐宋之制世家巨室皆許立祖廟於京師今則無矣而宗祠之禮則所以維四世之服之窮五世之姓之殺六世之屬之竭昭穆雖遠猶不至視若路人者宗祠之力也吾家宗祠累修累圯乾隆戊午重擇地於沙渚而建焉自府君以後八世而八宅始分故自八世以前暨八宅之別子皆列於祠昭一本也其後則不能盡登但以賢而有德貴而有爵才而有文者列之其有爵而無行或玷其宗者不豫嗚呼導山有脈導水有源吾宗人其講求敦睦之行交相勉以亢宗也則府君之所厚望哉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會稽東浦全氏吾鄞之小宗也全氏自大司馬以後世居錢唐給事中孝寧侯顯於宋水部郎名於陳唐世頗不甚顯而中書令府君枋政吳越中書之子侍御府君

仕於宋與其弟卜居會稽浴龍橋旁已而以其長子爲明州學錄來鄞遂家桓溪其弟無子府君以次子爲之後故東浦一支亦府君之裔孫也七傳爲太保唐公安民八傳爲太傅越王份九傳爲太師申王大申太師徐公大節特進大聲徐公卽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徐公子爲少師周公純夫少師節使清夫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是時理宗之母度宗之后福王之妃皆出全氏而申王再從子泉翁以詩鳴爲月泉社中巨子宋亡後節尤高當是時桓溪之全不顯而東浦貴盛無比有明以來稍覺衰謝萬歷中副使府君始登監司而其餘不過以明經著而已雖然吾於東浦之宗以爲將來必有達者流慶其未艾也徐公之於穆陵戚畹姑所不論以潛藩之功言之非徐公不至此當時食擁戴之報者史氏兩宰相一執政其姻宣繪袁韶皆以此登兩府次之爲鄭氏次之爲余氏莫不專權秉國以吾全氏之力若有意於此豈出諸家之下而竟無有其自周公以上皆身後追贈者度宗在東宮冊妃節使府君主昏尚以待制守寧國其後仁安皇后會禮推恩始加節鉞而端明陳公猶言太驟節使卽累疏乞休迨參政之入東府則國事已

去豈非循分畏天克守滿盈者乎蓋穆陵之得國以吾
全氏而其亡國以賈氏相對而觀則戚畹之所關者亦
可見矣今子孫雖隱約而詩書之澤未艾家法整然消
息菹枯其有時也乾隆己未宗人修治祠宇而請文於
予予乃爲述祖德以勉之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四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碑銘

萬金湖銘

甬東七十二溪之水會於橫溪而以其洩入江流也瀦
之爲湖其名曰萬金湖亦曰錢湖言其利之重也其支
則有所謂南湖滄湖梅湖之屬唐人謂之西湖宋人謂
之東湖說者以爲前此縣治置於江東則西之其後遷
於江西則東之然觀厚齋先生四明七觀唐有西湖爰
在東郊湖姓以錢亦處東鄙其稱西湖漑田五百頃東

湖溉田五千四百頃則似原分東西二湖者湖勢東高而西下其水皆自東而西或者西湖先成東湖後闢其究混而一之歟石塘周回八十餘里有七隄焉有四牐焉滬注阡陌直至定海崇邱鄉而止蓋四明東道一巨浸也李陸二公之德遠矣特湖為隄牐所限葦菰菱芡蓮葑之流雜生其間滋蔓不除則漸淤宋慶歷七年王荆公嘗浚之治平初元主簿呂獻之重新諸隄其時尚未聞葦泥之患乾道五年張津乞開湖中瀦水灌田則湖流尚有餘也是後始日以葦泥為患淳熙四年魏王愷以鄞令姚栢之請大浚之而不得其道去葦泥無尺

許復積於山閒之隈當時雖平望渺茫若已奏功者未久葦泥又瀉注於湖中壅塞如故於是為買葦之策欲運諸海者亦不果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置田千畝收租欲歲募人浚之且請禁陂塘之侵占種植盡復舊址朝議許之程未及成功而去有司奉行不虔田租浸移他用湖又廢寶慶二年尚書胡榘來守又大浚之以孟冬命水軍番上迭休且募鄞定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各給券食祁寒暫輟明春役再舉農不妨耕軍不妨閱農軍所不暇赴則以漁戶畢之是冬告成天子璽書褒功有差猶懼其無以繼也增置田使歲貯穀三千

令翔鳳鄉長主之以漁戶五百人分主四隅人給穀六石浴湖稽察隨菱菰之生而絕其種管隅者一人管隊者二十人皆轄之府而以鄞縣丞董司之朝議皆報可於是立煙波館天鏡亭於陶公山守牧亦時往遊豫焉是時湖上稱大治胡之後不浚湖者十六年葦復爲患淳祐二年陳塏始行買葦之策不調農不撥軍隨舟之大小多寡而售之交葦給錢各有司存其初不過數百已而至者千餘前此淘湖之田所收率以佐郡家別項支遣至此方盡於湖用之鄭清之作詩以美其事或曰買葦始于程覃蓋自程提刑而後三大吏皆實心水利之政未知所據

不徒以一時之計塞責足以配食李陸二公而無媿雖胡制使生平不爲清議所許指爲二史之私人然其盡心於是湖則固不可以其人廢也自元時以買葦田入官于是淘湖之舉稀矣大德閒勢家有以湖爲淺淀請以捺田若干入官租者營田都水分司拒之復清爲湖清容紀之志中以爲塞湖之漸時拘七鄉食利之家責以去葦其所行大都如魏王時旋去旋生至順中宣慰太平謀復置田買葦然不果而鄞尉王世英之治湖則有勞焉至正中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葦泥向春不泛荷芡俱鮮生者總管王元恭喜而紀之志中然亦憂

其不足恃而戒後人以善治之明洪武初又浚之其弊如大德而據爲田者竟不下數千宣德閒下水王士華以參政家居開田甚多七鄉之民訟之稍阻正德嘉靖中衛軍累請以爲屯田一則郡守寇天敘拒之再則縣令黃仁山拒之蓋湖之危而僅免者屢焉至嘉靖以後而又一變先是湖民之薙葦也以爲無用故多積之山隈欲運之海則勞費甚侈其後知其可以糞田故爭自薙之而勢家竟私徵其稅於是有司聞之遂欲分其利勢家得其大半以其羨餘歸有司其實未嘗申之憲府先侍郎自官歸有山莊在湖上因得聞其害以語監司

而禁之萬歷中有司復私取之先宮詹自官歸復清之

二事見先侍郎崇祀鄉校行畧先宮詹墓志

蓋是時湖民之得稍甦者吾家

再世之功爲多天啓元年復有投牒有司請收葦稅者

鄞令沈猶龍以爲葦稅出則薙葦者少而湖日淤乃大

禁之苟有私徵者必治於是稅乃止截江之役兵餉不

足搜山括海以厲民大將武寧侯王之仁力請塞湖戶

部董守諭以死爭之得免向使之仁策行江師旋破無

補於軍賦而湖隄一決不可復修其害大矣然而據湖

爲田者日多順治中故觀察陸宇燝復言之申明厲禁

嗣是亦屢有謀塞湖者當事頗知其妄不之許嗚呼城

西之罌湖蓋久塞矣然猶可望它山之水自仲夏以救之若是湖則何望乎徒謂湖之可田而不知將并舊有之田而失穫也近者淤泥日積湖身日高足以注三河者且給一河而不足不肖之徒尚私洩諸閘以取魚殆將不塞而自滿可無懼乎說者欲大浚之取淤泥以爲隄固之以石或自月波山接二靈山其廣八百丈有餘若自邵家山跨楊山則稍近易成葦不至復注湖中矣而未有能行之者是爲銘曰

湖山兀兀湖雲溶溶美哉保嘉澤以祐我甬東誰其尸祝李陸是宗亦有三大吏嗣克奮庸有元收田貽厲莫窮有明黃沈廓清而疏通延爭息壤先公所同危而得存哀哉此疲農前此衛湖買田治葑胡後之人欲塞湖爲功三犀未立雙鶴是恫遺民惟董陸惓惓苦衷吁嗟民牧尚惜哀鴻築隄固隄先詰有遺蹤重湖可保竚卜屢豐莫師樓昇有覩我祠宮

小江湖梅梁銘

小江湖堰下梅梁其傳不一而皆未可信舊志曰大梅山者漢梅子真舊隱也昔有大梅生山中吳大帝伐之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它山堰梁禹祠之梁張僧繇圖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

人見梁上淋漓沾濕萍藻繞之始大駭乃以鐵絙鎖于
柱遂不復出秦淮海詩一代衣冠埋窆石千年風雨鎖
梅梁是也它山之梁長踰三丈去岸亦數丈橫浸堰址
暴流衝激儼然不動歲久不朽或有刀墜而誤傷之者
流血殷然不止潮過則見其脊有草一叢生於上四時
常青居民呼爲斷水梁又名梅龍二梁之餘飛入定海
橫亘江北是爲梅墟予家舊在溪上去梁不過數里歲
以展墓必至焉每望見梁峙水中如龍昂首以擊其堰
輒歎息以爲王長官之神功高喚嬾堂攻媿二君之詩
以壯之顧所云鏡湖飛鬪則旣怪矣近讀黃南山集則

曰吾鄞芝山之梅冠天下虬枝屈鐵蒼蘚剝鱗花疏葉
細實脆核圓相傳猶漢種孤山之梅以和靖顯不知芝
山之過之也它山堰梁卽是山所出南山醇儒其言當
有據然而前人未有及之何也及見宋魏峴它山水利
備覽則云相傳立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力所
不能致者皆因水漲乘流而至以爲冥助然則所謂梅
梁蓋本不知其所自後人從而神之遂有若舊志所云
是乃水經注中詭謬習語而南山之言亦但出於傳聞
之口也吾聞宋神宗時河決澶州曹村勢且逼京師程
純公帥廂卒欲以身捍之忽有大木沖流而下純公顧

謂衆曰苟得是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應聲至
衆以爲至誠所感然則長官之梅梁長官之深仁所致
也不此之頌而援怪誕之文以爲故事志乘之陋甚矣
嗟乎年運而往大梅山中護聖寺所謂梅熟堂者今已
不可復問不特古木之無稽也而光同鄉芝山之梅亦
更無一枝片葉存於世間獨長官之明德所護巋然無
恙吾鄞西南隅之民水耕火耨不爲甬江之潮汐所困
惟此梁爲砥柱詎不偉歟從來大木之以堅久名者曰
梓曰柏曰栗曰杉曰榿楠不聞其以梅嗜亦異矣哉乃
爲之勒石於雲濤觀前而系以銘曰
是本真龍天吳所伏何須畫龍玄黃相觸洞天潭潭一
木鎖之外江內湖右之左之

大寶泉銘

慈谿縣西二里有大寶山山麓有泉色青而味甘楊文
元公私淑高弟趙氏講學於此有元之大儒也慈令陳
文昭北面受業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嗚呼是卽闕湖之
支流而吾鄉心學之蒙泉也寶峯書院旣圯舊又有寶
峰禪寺亦衰甚而遊人過其下者遂少清流潺潺莫相
賞於岑寂之中者然水味之勝終不以世之甲乙減也
前輩善論水者以陸鴻漸劉伯芻張又新之好事亦終

不能徧嘗諸水故濟南之跑突諸泉衍為七十二種以
 其遠在江北不得預而中吳鄧尉山下緣幕有七寶泉
 不為甚僻之地直至倪雲林而著則甚矣遺佚之多也
 吾鄉以二百八十峯之水灌輸浥布其最著者為它山
 泉雪竇山之瀑泉化安山泉皆稱絕品大寶所出不若
 三泉之壯闊而色味則無減焉雖然是特以風流之結
 習為之標置要之是泉當以寶峰先生重耳予門下董
 生秉縑遊此歸為予述泉味之甘而惜世之無知之者
 也予乃告以顛末而復為之銘其詞曰

寶峰兀兀寶泉泠泠風於峰爽可挹浴於泉清可馨行

有尚維心亭講堂雖杳帶草猶青汲新水戒羸瓶師先

詰助後生

吳丞相水則碑陰

吳潛記畧曰四明郡阻山控海自高而卑水納
 於海則田無所灌注於是限以碶閘水溢則啓
 涸則閉其啓閉之則曰平水往往以入水三尺
 為平夫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而在地
 之上者未嘗不平執三尺以平水無不平矣
 余三年積勞於諸碶至洪水灣一役大畧盡矣
 已未勸農翠山自林村由西門泛舟以歸暇日
 又自月湖浴竹洲織城南徧度水勢其平於田
 塍下者刻篙誌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伐石為準
 榜曰水則而大書平字於上方暴雨急漲水沒
 平字戒吏率請於郡丞啓鑰若四澤適均水露
 平字鑰如故平橋距郡治巷語可達也都鄙旱
 澇之宜求其平于此而已
 矣後之來者勿替茲哉

吾鄉水利阻山控海淫潦則山水爲患潮汐則海水爲患而其地勢有崇庠故必資碶閘之屬以司啓閉由孔內史來牧守之賢者大率以治碶閘爲先務而經畫盡善靡往不周莫如宋寶祐丞相判府吳公其所勅所修詳載圖志水則乃其最後所立也丞相嘗徧度城外水勢刻篙志之歸而驗諸城中四明橋下勒石爲準榜之大書平字水苟沒字則亟遣人啓四鄉之閘不待塘長輩申報以稽時日不然則仍閉之而築時亭於橋上丞相朝夕車騎過之卽見焉居民因呼四明橋爲平橋且立廟以志丞相之德其後水則之旁皆作社學碑爲屋障不可見而時亭亦廢亦無有以此爲意者蓋自元大德中都水使者到路嘗重治之直至

國朝順治中海道王爾祿求之則碑已沒入瓦礫中乃爬梳而出之然時亭左右之屋卒莫之能撤也嗚呼吾讀丞相碑記以爲碶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脈而時其啓閉者四明碶閘之精神美哉言乎夫水利之命脈卽斯民之命脈而碶閘之精神乃牧守所注之精神也今牧守之精神其與斯民之命脈漠不相關無惑乎碶閘日荒而水利日減攷四明之水則有三其一在宅山堰旁之迴沙閘其一在城東大石碶橋下皆前守陳塏所爲

陳亦四明牧守之最講水利者也然其規制不同迴沙必以石之沒水爲準大石乃以入水三尺爲準故丞相不取大石之式而用迴沙之式但丞相所立之精在於盡度城外水勢而攝其準於城中不勞遍驗而足以遙制斯又陳之所未逮也嗚呼觀丞相江湖諸碑闢其功偉矣清容夙有憾於吳氏蓋以其祖越公爲史氏之私人丞相曾糾之故志中於其一切善政略而不及反謂江水入餘姚三千里與四明山水接更十里潮已沒舊以堰限之丞相忌吾鄉公相之多徙堰於上虞潮至舊堰不數尺舟楫蔽沙岸雖驛舟不可發以此爲丞相之過丞相之惓惓吾鄉水利爲何如方且據形法家之言開新河以助文運而乃有是哉甚矣清容之謬也予遊湖上摩挲水則舊碑丞相記文剝落已盡乃爲重鐫而附記其陰清容又言育王浮圖知愚有高行丞相求序其語錄知愚以爲丞相晚節如病風不許丞相怒而杖之爲斯言者真顛倒是非如病風而浮圖之妄亦可知矣因序水則事而并及之

桓谿舊宅碑文

予先世家桓溪之上故搜索溪上文獻最詳嘗謂鄞之山水自四明洞天四面有二百八十峯其在鄞者居多

然莫如溪上之秀舒龍圖嘗以慈谿桓溪藍溪稱爲三
溪予謂鼎足之中當推桓溪者以本色也句章城址邈
矣溪上之山其脈甚遠溯自四明山心之杖錫迤邐而
出大小皎之幽深石曰之清奇天井之閒靜響巖之明
瑟或起或伏穹穹窿窿其中藥爐茶竈瓊枝玉木雞犬
俱別不可名狀溪上之水發源四明山中及放乎蘭浦
而下它泉汨汨一碧如洗蕙江環其背春深而綠陰夾
岸秋老而絳葉滿汀千篙競發縮項之鱸時出丙穴雖
山陰道上之泉不足比美句餘靈淑之所薈萃也而吾
鄞諸叟之卜築其閒者亦於此最多故遊人遷客亦最

盛自唐賀祕書爲開荒詩老其高尚澤今尚存宋豐清
敏公則蕙江其故居也陳尚書以忤蔡京歸於密巖結
冥菴南渡而後魏文節公自焦山來築碧溪菴於石曰
爲觴咏地而張監軍良臣自大梁來亦卜居焉三徑密
邇其時文節東閣之客甲於江東王季彝之詩白玉蟾
之仙柴張甫之俠

張甫名厓見剡源集

葛天民之誕皆以魏張之

友來溪上又未幾時而樓宣獻公別業在焉宣少師之
別業亦在溪上而鄉里以其人不甚重故弗稱咸淳閒
安祕丞劉以忤賈似道亦居溪上日賦詩而王尚書深
寧園亭多在城東其溪上小園則晚年所爲也東發黃

先生亦別署杖錫山居士其寓溪上最久清容謂溪上盛時碧瓦朱甍聳聳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嗚呼盛矣予家先世文詞之學實自義田宗老六公發之其時正及接樓王諸叟之風采至今取所傳家集讀之雖所造深淺不同然莫不循循有前輩師法夫山川之秀必賴人物以發之不然則亦寂寥拂抑而不自得以溪上之山川如此人物如此數百年以來忽變而爲樵童牧叟荒江野燒之場流風遺韻漸滅殆盡欲求當日諸老蹤跡不可得豈不惜夫子自放廢以來復從宗人求一隙地築室其閒思爲溪上田父以充

聖世之幸民因念漢宣城太山有廟多名士集其中荆州刺史爲立冠蓋里碑唐之衡陽有儒林文學碑以志其一州人物今吾溪上之盛實無忝焉乃爲文勒石樹之舊宅之旁後生晚輩不及見前哲之風流得此碑猶可追溯而想見之也

先侍郎笏銘

吾家自明季喪亂以來累世之圖章法物喪失殆盡獨先侍郎尚畱一牙笏曾王父而降珍之以爲宗器嗚呼是鄭公甘棠之遺也先侍郎事永陵風節卓絕適有詔入直西內草立侍郎以爲不可乃遜詞以母老願南遷

侍養時同里袁文榮公應徙南院聞侍郎之有此請也
亟祈要人願得入直侍郎卽代之南而文榮從此馴致
大位于攷當時翰詹諸臣鮮有不以青詞進者但得入
直宮袍一品立致要津至南院則左遷也桂洲以侍西
苑得宰相垂老不肯戴道冠遂爲分宜所擠新鄭屬華
亭求撰文不得旣登揆席因修怨焉薦紳先生幾莫能
自重者其時有陽明講學高弟尚不能辭此席特稍於
其中寓諷諫而時論已難之南充陳文端公以御桂洲
代草青詞之舉見重一時則先侍郎之甘心於遠出而
觸然不滓足與日月爭光也已荆石作墓志畧敘其事
而明史失之嗚呼宋孫威敏公不讀溫成冊元吳文正
公不撰佛經序史家皆以爲大節誠以先侍郎視之其
何歉焉嘗觀宋元以前史臣多能闡人之生平苟有可
傳必從而紀之後世之人劣於古而史又多所失落豈
好善者稀歟晚年去位時相蓋以爲椒山之黨也夫不
媚天子其肯媚權門乎哉吾聞笏之爲言忽也古人所
以書思而對命也有所受於君則記之有所指畫於君
則用之當時侍從諸公寧有都兪之名言要不過齋宮
之謬語依樣葫蘆其登之魚須手版適足爲辱則夫先
侍郎之笏真中流之一壺矣乃爲之銘曰

嗟我孫子惟先人是似莫以躁進而佞鮑貽刺不見白雪超然塵滓縱復投閒吾道自充其究伊何不過不作公試看遺笏有光熊熊

第九洞天私印銘

圖經七十二福地稱爲三十六洞天又別有十大洞天
之目而四明山居第九四明二百八十峰稱洞天者又
有三焉慈溪則大隱也奉化則梨洲也姚江則菱湖也
可謂盛矣然此特以神仙所居言之至若標舉清勝則
以皮陸所咏之九題著而其爲皮陸所不盡者蓋非屐
齒所能窮也史忠定王爲諸生嘗入雪竇穿杖錫求所
謂洞天者不可得旣貴退居湖上之竹洲乃摹洞天
之額以九題於湖上累石穿雲而成之孝皇御書洞天
之額以榜焉卽所稱眞隱道觀者也忠定賦之最多其
時放翁輩所作洞天詩皆指竹洲於是城中亦有洞天
之名先侍郎之投老也心慕鹿亭樊榭之勝嘗築雙
韭山房於大雷蓋四明東七十峰之門戶也故以花
乳石鐫私印曰第九洞天學者稱爲九山先生侍郎
下世是印歸於先宮詹之手是時眞隱遺址適爲
宮詹所得卽所稱平淡齋者也於是復題其闕曰洞
天行館蓋遠取忠定之遺而近卽以接待侍郎之志
故是印也宮詹尤珍惜焉桑

海之時雲擾吾甲第圖籍蕩爲冷風寒煙所謂雙韭山房平淡齋者俱歸宿莽而是印亦不知流落何所康熙戊戌予初爲諸生鄞之學宮有鋤地者忽得石印一銅印一其石者卽先侍郎之章其銅者農丈人余公之章也土花爛斑以其沈埋之久也倍增古色予乃購而得之嗟乎墮海之琴復還是亦遭遇之奇也予讀四明諸志乘其於三洞天之名不能舉其本末至於九題之地亦未深覈而忠定之洞天則竟畧焉談桑梓之舊聞者不可謂無過故因私印之歸而爲之及其大畧以見是片石者蓋不得僅以先人之手澤目之而四明洞府之地望繫焉湖上之故事存焉詎不爲吾家之宗器也歟城東大嵩石亦印材也乃取以爲是印之匣而勒以銘其詞曰

片石之稜稜四明山骨之所馮歷劫歸來以尋舊盟寶茲世守足比連城

諸葛氏義門銘

乾隆丙辰有叩吾門晉謁者閱其刺紹興菁江諸葛生也詢其系明大理卿浩之族孫也細問其家六世同居之義門也予歎曰當今世而尚有此古道哉三代之世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維繫卿士大夫之族姓降而士

農工商亦大率使之羣萃而居其牖民於忠厚之途方且爲睦婣任卹之教使之推廣於戚里之間而其本支無論也然而攷之於禮亦祇大功之兄弟爲同財而大功以下聽之先王豈不欲天下之人世世共其資業皞皞然遊於吉凶同患之天而泯其有無之跡而乃僅僅以三世限之況三代之民本無甚富甚貧之別又非若近世之枯苑判然也不知世數漸遠丁口之多寡不能盡同性情之參錯又難畫一雖欲強爲維繫於其閒而勢有所不能五倫之屬父子兄弟以天合夫婦以人合而非夫婦則生育之功不成故雖以人合而天合者實

由之出然其由合而離亦唯夫婦之私爲之厲至於溺房闈之言疏友恭之誼天合之愛不勝夫人合之昵可爲長太息者也秦漢而降世教日漓民散於下已非一日而其中容有自拔於薄俗之表能挽頽風於日下之流至十世八世六世同居而不散者有司必以上聞天子必加殊獎蓋此乃三代之時所不可多得者而於近世得之詎不爲朝陽之鳳哉今諸葛氏之同居也一門百口胥受裁於家督問其田不過三百畝百口之糧粗足耳問其貲不滿千金雖生息不足以給百口之用而尤難者其中東西二眷東眷孤寡之後丁口不滿二十

而西眷生聚之繁直居其十之八乃能不以盈縮為辭且其中有讀者有耕者有貿易者讀者有膏油脩脯之需非若耕與貿易者之多所入乃能不以勞逸為辭至於內室無私置之廚竈娣姒先後無私蓄之衣釵總以均齊養其沖和之氣嗚呼此近世之休祥也

國家定鼎百年史冊所書尚未有若此者吾不曉有司何以不為上聞使

天子不得褒崇之以勵世則亦令典之一闕矣雖然同居而至六世可謂難矣吾更願諸葛氏子弟世世聰聽祖考之彝訓恪守高曾之規矩愈永其傳則愈為

國家之瑞昔者壽張張氏至勤天子之駕過之而江州陳氏逢歲饑

天子輸之粟然此猶人世之寵也鄒之薛氏有瑞室在張村累遭大火不災則天且佑之是以潛溪為浦陽鄭氏作志銘按其代而稱之曰故義門鄭氏第幾世某公墓文可謂榮矣夫歷世漸遠必有成書使子弟得以遵行之者而後可久故陳氏有家法青田陸氏有家制鄭氏有家範其中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一門之內而王道具焉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諸葛氏之耆老其及今勒為書以示後弗怠也吾浙東世家鄭氏至今猶稱繁富

然吾每見有從浦陽來者輒問鄭氏近日子弟若何而人多言其子弟漸以失教有好博奕者有好爭訟者不特不能守先世同居之睦抑且家聲日剝為之悵然天下盛極必有衰鄭氏自宋而元而明以既於今其衰亦非人力之所能禁獨其家法之陵夷為可惜耳吾願諸葛氏子弟其慎保之異日曰

自襄也更為之銘銘曰

在昔諸葛氏兄弟分三國而嫌疑不生誰為調護之惟忠節之至可以通神明於今諸葛氏兄弟合百口而乖離不生誰為和齊之惟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吁嗟諸葛氏尚其善守成上以邀

國寵下以振家聲

鮑琦亭集外編卷十五終

